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二八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1/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八

(大陸版 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二八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百家類纂四十卷(二)

〔明〕沈津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隆慶元年含山縣儒學刻本

洪陽張先生警心類編四卷

〔明〕張位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刻本

百家類纂四十卷(二)

〔明〕沈津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隆慶元年含山縣儒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百家類纂

四十卷》提要

天隱子題辭

唐司馬承禎序曰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所以養氣爲根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靈謂之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是故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矣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秘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觀夫修鍊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信哉自伯陽以來惟天隱子而已矣昔有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上或謂自然曰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曰仙去東坡水龍吟詞云古來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靜無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接承禎字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八篇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表裏豈天隱子即承禎不欲自顯其名邪唐嚴起曰天隱子後序所謂冬至子時一陽炁始來運自己之氣與之偕作此神仙至妙之術夜半之候是其應時即金丹之弦氣也

道家類 天隱子

神仙一

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
在於脩我靈氣勿為世俗所淪污遂我自然勿為邪見所
凝滯則成功矣喜怒哀樂憂恐七情之邪也風寒暑濕道通

易簡二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無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易簡者神仙之謂也經曰至道不繁至人無為然則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能知無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
世人學仙反為仙所迷者有矣矣學字氣反為氣所病者有矣

漸門三

易有漸卦道有漸門人之修真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觀我所入則道可見矣漸有五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潔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曰萬法通神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了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齋戒四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潔身者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法在乎節食調中摩擦暢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氣而食五行之物質自胞胎有形已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但世人不知休糧服氣是道家之權宜非永絕食粒之謂也故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約之稱有飢即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氣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摩擦皮膚溫熱熨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坐久立久勞久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是以齋戒為漸門之首矣

安處五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櫺廣榻之謂也在于南向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通中明暗相半屋無高而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室尚使之然况天地之氣有亢陽之致肌淫陰之侵體豈可不防慎哉修養之漸儻不法此非安處之道術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牕戶遇風即闌風息即閉吾所居座前簾後屏太明即下簾以和其內映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雖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則身安矣明暗尚然况太多事處太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為次

存想六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卽見自己之目收心
卽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
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
目亦逐外瞻營營浮光未嘗復照索何不病且夭邪是以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成性存存象妙之門此存想之漸學
道之根

利便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
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
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問曰何由得心不動天
有象類纂 卷之八
隱于默而不答又問何由得形都泯天隱于默而不視或
者悟道而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
哉於是彼我兩忘一無所照

解八

齋戒謂之信解言無信心則不能解安處謂之定解言無定心則不能定存想謂之關解言無關心則不能關坐忘謂之慧解言無慧心則不能慧信定關慧四關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爲義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有謂之易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老子道紀本于性而言謂之真如

物邪由一性真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真皆炫神而解之在人謂之人仙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之曰神仙故神仙之道有五其漸學之門則六焉

口訣

承禎誦天隱子之書三年恍然有所悟乃依此五門漸漸進習又三年覺身心之閒而名利之淡矣又三年天隱子出焉授之以口訣其要在有想篇歸根復命成性衆妙者是也夫人之根本自丹田而生能復則長命故曰歸根復命夫人之靈識本乎理性通則妙萬物而不窮故曰成性衆妙然而呼吸由氣而活散我有莊軌也訣津液由水

類纂

藏而生故我有嗽嚥之訣思慮由心識而動故我有靜想之訣人身榮衛血脉寤卽形於外寐卽行於內寤寐內外相養和平然後每曰自夜半子時至日中午時先采陽舒展四肢次起身轉側喘息均定乃先叩齒小鳴後咽大齒大鳴以兩手摩面及眼身覺緩暢後端坐盤足以舌攪華池候津液生而漱之然記其數數及三百而一嚥也凡嚥津候呼定而嚥嚥畢而吸如此則吸氣與津順下丹田也但子後午前食消心空之時頻頻嗽嚥無論通數意盡則止凡五日爲一候當焚香于靜室中存想自身從首至踵入自足至丹田上脊脊入百泥丸想其氣如雲直貫流丸想畢復嗽嚥乃以兩手掩兩耳搭其腦如鼓聲三七

下伸兩足端足挽首極力直頸兩手握固又於兩脇下接
腰髀骨傍乃左右聳兩肩甲閉息頃刻候氣盈面赤即止
凡行七遍氣從脊背上徹泥丸此修養之大綱也然更有
要妙在乎與天地真氣冥契同運能識氣來之時又辨氣
息之所若是則與天地齊其長久謂之神仙矣法起冬至
夜子時一陽氣始來或遲或早先須辨識氣來形候纔覺
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次日復候此氣
而消息之此是神仙至妙至精之術人罕達之儻三百六
十日內運氣適合真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清和異於常
時矣况久久習之積累冥契則神仙之道不難至矣唐司
馬承禎撰

百家類纂

卷之六

五

天

玄真子題辭

唐張志和撰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年十六舉
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因賜名後坐
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
波釣徒著玄真子今觀其君虛九大瀉之靈等篇汪洋
恣肆逼似莊列而言多近理有漢魏以來所未能道者
宋儒論天論極之說悉多祖之斯亦可謂奇士矣哉太
史應稱其操行卓卓書多偏曲之說無足采何與豈謂
其詞誕邪

玄真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卷之六

一

百家類纂

道家類 玄真子

碧虛

碧虛冥茫飄輪幹乎乾言氣機湫盤浮乎坤言水紅明環乎天衢言日月升井爲炎降斗爲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造化之亞矣然非造化之元哉

無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祇卑紫微之帝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祇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俄而祇卑上騰神尊下降遇於靈荒之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玄

雨電走雷奔風歌雲舞累月爲中道主上下無怨二帝欣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祇卑曰朕有地靈荒怪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不異碧虛朕之俯察不異碧虛碧虛之中其又奚物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祇卑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輶輪物尊闔八極海聚九山骨藏石毛草木肉土而脉泉汗露而氣煙江河川瀆亂奔流人蟲鳥獸紛往還順帝之下而遊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形高資始化中負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幬物尊五星交列宿聚遶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絕雲霞霞列仙大宮殿願帝之上而居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玄

泰然天地爲之聞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其體若何霄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於是碧虛子欣然有聞豁然晴容而晚顏詠乎太寥之上爲空同之歌謂之曰無自而然自然之元無造而造化之端廓然慈然其形團圓爾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霄者儵然而忽遊請爲乎言霄願乘之以逍遙不暇辭夫子而觀焉於是碧虛子導之曰無自而然是謂玄然無造而化是謂真化之玄也之真也無玄而玄是謂真玄無真而真是謂玄真馳言曰無然乎其然一乎然然後觀乎自然無化乎其化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無玄乎其玄一乎玄然後觀乎

莫言如也。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敗華曰：吾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徐也，然若星之貫其疾也，絲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無而有。謂有而無其來也，倏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域者，方觀乎吾之逍遙之墟域，同乎于圓也。方也于方也，圓也故曰至圓無圓，而能方至方無方，而能圓也。孰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子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圓爾之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圓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太寂之鄉，令規矩無措其巧者，其惟太圓之與太方乎？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七

玄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曰鵠鵠之巨鵬之亞也。泛乎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翔翺乎碧空之畔，防風鯨城者，弋伯者也。爲大弓萬物鈞望，巨鵬之飛於是乎，發以射焉。一發而中鵠之咤，怒聲越雷霆，俄而聚而落成，毛翮日翻，鑿之勢，韻乎空濛之間，墮於曠濬之野，毅然震乎六地，太虛爲之響，造化爲之兇，防風鯨環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淡巨鵬之上，旁觀四海，風蔽乎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而解之，四方之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爲之竭，肺之費四年而申華不腊，脂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爲一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鵠毛之船，防風鯨神其芳之力也。

每歲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怪者，莫不命駕而觀之，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者，於是乎在也。

清之靈

溝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于真原之野，江之胥問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爲水也，縣而不散，夜而能燠，異乎川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不聞乎，泛天船，瀉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也。敢問乎？若吾以若爲流也，却而罷，進行而有信，似予識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吾何知焉？予不聞乎，疾雷之奔，群鷺之翔，素車白馬，今三軍之騰，裝此吾之所能也。於是胥姑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神之至，傲若無他道之微。曰：至玄在乎真原之野，聞而謂之曰：若爲胥姑哉？今吾語若，吾見天地之創，遂觀溝漢之有，且若之徒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代，不亦近歟？夫迷者曰：釋溝漢之疑似，若胥姑之有，奈何受迷徒之咨，而不覺竊造化之巧，以爲功不慙，迷者之鬼矣。若於黃泉之間，歟？胥姑陳然謝而問之曰：吾以爲君友也，寂而不動，虛而能應，許吾之妄，俾吾之慙，君亦有夫心哉？吾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真原之野，號曰至玄，得非君乎？孰爲君之名哉？吾請辯吾靈神之所，因原夫溝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玄謂曰：吾將告若，若欲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紫白之文，察乎紫之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神邪？雖天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八

玄

之大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溝之說者觀乎脉之血有往來之勢察乎槐之葉有開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胥之靈和雖海濤之盛非識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之無形而不動谷之無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微之邪雖吾道之妙無心可知矣且吾告若崑崙之墟有智蟲焉贅聞而疣見托吾之無憑若之有強曰河姑之神假意江胥之靈妄首至玄之微偽之與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蒙之內似神而無者六海波汭江而為濟天文皎夜而為漢炎光閃雲而為電雨色映日而為虹陽氣轉空而為雷心智藏境而為道其所以然者皆有由也非若之靈無吾之玄然吾之無也不無在若之有乎何有於是胥姑駢舞而謝曰實

百家類纂卷之十八

九

七

如所論有慙故友願陪無心之游聊以卒歲生為智蟲之所誣死則葬真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溝漢使迷者之鬼笑吾儕於黃泉之間哉是夏也通真之伯會起觀之君坐忘之后于際脩玄好也中談而二候競道之有無連關解並竟日不決觀之君曰吾起於觀亭之間知道不無而見有忘之后曰吾坐於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無通真之伯謂之曰至道非有無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近論大小稽夫日也失之於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夫日也失之於小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觀仰觀人目自爾大以百尺之竿戴乎盤臥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不

同信目之有夷險者矣在乎東西不熾者諒旁照而不自此地之陰氣得升耳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或以為有或以為無以道為有使觀君處忘臺而見無以道為無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之心自爾有無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則兢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險之微競至道之有無者未通乎執滯之礙矣於是二君聞之鈞舌而退達玄夫子曰睽之會一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無剖古今不明之癢削談論不決之贅使觀君節節而忘后研闢者真伯之力也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足或見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造化負以國名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十

五

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跡其妙而不能盡玄真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子非圖工之徒歟矣其問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間揖玄真子而酒之酒酣之間揖玄真子而茶之茶酣之間屏諸弟子揖玄真子宿而話之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有道耳吾嘗茶酣之間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條然恍然匪素匪虛詭怪魑魅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閱觀不可竭吾以其道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為事未嘗告術於人是以行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吾為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願吾之觀聲吾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竭力

影吾道而莫測感于有造化之間吾不能無造化之對以
吾不傳於人請于皆於代玄真子謝之曰沿境者易所像
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無
謂吾之傳

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者也爐火爲輪
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連也背日噴乎水成虹霓
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
不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
也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
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故月之
百家類纂 卷之六 十一

揜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月之對月而明奉達對而月朗
是故死之換生而覓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泯
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
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
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
故日月無薄蝕之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
影之同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
之餘君之中吾之鑄君之沒君之滅君之清君之明何君
之好無恒俾吾之令無常樂此也答乎影曰子在空而無
在實而有在實而無在是而走在鈞而曲在弦而直子之
近乎燭出于體之外子之遠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

恒豈吾之獨無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之
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
遭羅睺之蝕曲乎子之葉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
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第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
君之與吾何肯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

玄真子卷之六

十一

十一

六

齊丘子題辭

宋景濂氏曰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術德仁食倫六化爲甚悉世傳爲僞唐宋齊丘子當作張文潛題其後遂云齊丘犬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爲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於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噫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耳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魂魄懸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釋氏說也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爲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非淺機小數比也使齊丘而知此何爲不得其死哉其文高簡關尹子可亞固微有見於道德者矣

百家類纂卷之十八

道家類

齊丘子

道化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爲元精用之爲萬靈含之爲太一放之爲太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雷發泄於七竅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者也

蛇雀

百家類纂卷之十八

蛇化爲龜雀化爲蛤彼忽然忘曲屈之狀而得蹢躅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斷削不能加其功繩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悲哉

老楓

老楓化爲羽人朽夢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爲貞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土木金石皆有情性精魄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爲彼孰爲我孰爲有識孰爲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耳目

目所不見談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氣而聞之精神在我視聽在彼跡趾可以割陷吻可以補則是耳目可以妄設形容可以偽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所以知魂魄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後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流苟無其流何所不可

環舞

作環舞者宮室皆轉瞰迴流者頭目自旋非宮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迴流之改變也而人自變之是故粉巾爲兔藥石爲馬而人不疑其言巧笑圖臉畫眉而人不知唯清靜者物不能欺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二

齊

鉛丹

術有火煉鉛丹以代穀食者其必然也然咸豈則能飽咸儉則能饑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我本不饑而自饑之丹本不飽而自飽之饑者大忘飽者大幻蓋不齊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一死生一性情一內外則可以蛻五行脫三光何患乎一日百食何慮乎百日一食

形影

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不變冠劍之狀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乃知形以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

蜚藏

不善於藝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饑或可以禦賊不死以其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是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吉人之津

梟雞

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梟為異則謂雞為同或謂雞為異則謂梟為同孰梟雞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梟雞乎孰晝夜之同梟雞乎梟雞之同晝夜乎夫耳中磬我自聞目中花我自見我之晝夜彼之晝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為大人乎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八

三

齊

四鏡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孟圭視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孟視者倒觀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以知形氣陷我精魄賊我奸臣貴我禮樂尊我是故心不得為君王不得為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絕儉不可襲清淨不可侮然後可以跡容廣而躋三五

射虎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

亦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鬪而耳未嘗聞况非見聞之乎

龍虎

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斃神不可得逝

游雲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謂水之含天也必天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影斯為驗也是知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躍之內無所不見而世人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處虛空寥廓無所間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儼其容則可以游沫於寥廓交友於神明而無咎也

噦噦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噦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噦臭腐了然虛珍羞必然無而噦不能止噦不能已有懼救醬若螬蟥者有愛鮑魚若鳳膏者知此理者可以齊奢儉外榮辱豈是非忘禍福

正一

世人皆知寬狹可以剖斃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小人由是知神可以分氣可以泮形可以散故散而為萬不謂不足聚而為一不謂有餘若狂風飄髮現魄夢飛猿齒

人皆動夫何故太虛一虛也太神一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正一

天地

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螻蚋盜人蟲生螻蚋者勝中之蟲也噉我精氣鏹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必類天將類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螻蚋將安守所謂奸臣盜國國破則家亡蠹蟲蝕木水盡則蟲死是以大人錄精氣藏魂魄薄滋味禁嗜慾外富貴雖天地老而我不傾螻蚋死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

稚子

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為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為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為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為秦漢之戰爭醉者負醉亦者療亦其勢彌顯其病彌篤而無友者也

陽燄

陽燄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不遠矣而視者強低視者賊斜視者按平視者仁張視者怒細視者倭遠視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者身用我者